

博物馆里读中国

“革命伴侣 伉俪情深——纪念周恩来邓颖超结婚100周年”展览的策划与实践



吴娟

20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邓颖超结婚100周年纪念日，为加强对青年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4月29日至8月17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积极发挥自身馆藏和研究优势，精心策划推出了“革命伴侣 伉俪情深——纪念周恩来邓颖超结婚100周年”主题展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婚姻家庭建设，先后对婚姻家庭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建设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在此背景下，建设新型婚育文化、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的引导，已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

作为杰出的革命家夫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对于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他们的爱情超越了个人的小情小爱，升华为对人民、对国家的无私大爱。邓颖超曾深情回忆：“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在两地，无私无畏。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这段朴实的话语，生动诠释了革命者的爱情观——既是个人情感的契合，更是革命理想的共鸣；既是生活伴侣的相守，更是革命战友的并肩。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是他们长期相爱的基石和保证。

本次展览以两位革命伴侣的家国情怀为主线，全面展示了两位伟人相偕相伴、并肩战斗的光辉历程，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展览旨在引导当代青年深刻理解个人幸福与国家命运辩证关系，自觉将家庭梦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共同描绘“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的美好图景。

策展思路

展览精心设计四个主题篇章，以邓颖超的诗句为纲，以珍贵书信为脉，系统呈现两位革命伴侣以家国大爱为根基的情感历程。

“序篇”聚焦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五四运动中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信念，让他们最终走到一起，结为了一对并肩战斗、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

第一部分“无限深情在险中”以大革命时期至解放战争为时间跨度，生动再现周恩来和邓颖超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聚少离多，在斗争中屡经风险的革命历程。他们在大革命洪流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战斗于隐蔽战线的第一线，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相濡以沫，在抗日大潮中出生入死，在解放战争中工作于不同的战线，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将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

第二部分“相托相伴机缘少”集中展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聚少离多，为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他们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虽然经常分隔两地，但始终心心相印，相互关怀，在百忙之中鸿雁传书，互致问候，寄托思念之情。

第三部分“革命情谊万年长”深入阐释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共同谱写的夫妻情深的感人篇章。他们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始终发挥表率作用。他们互相关心，相濡以沫，在工作上相互支持。作为模范夫妻，他们早已将个人的、家庭的幸福融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事业中，携手为祖国和人民奋斗、奉献了一生，并肩负为民族和国家建立了丰功伟绩，共同绘出了人生的壮丽画卷。

整个展览通过严谨的历史叙事与细腻的情感表达相结合的方式，让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形象更加生动、立体、可亲，运用场景复原、实物陈列、艺术展示、多媒体技术等多元展示手段，系统展示了两伟人的崇高精神和革命情谊，实现了展览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

展览亮点

以红色文化赋能新时代家风建设，突出展示周恩来邓颖超的大爱精神。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典范，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家庭观、事业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婚姻爱情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间的关系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将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

周恩来曾说：“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邓颖超曾说过：“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

们的爱情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绽放出异彩，被人们誉为模范夫妻。

周恩来邓颖超的婚恋观与家庭观，是红色家风的光辉典范。在策展过程中，我们突出展示了他们夫妻二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引领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以馆藏文物为依托，串联起周恩来邓颖超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一生。

本次展览贯彻“以物证史、以情动人”的策展理念，精选展出近80件(套)馆藏文物、文献、艺术品等，其中许多文物为首次展出，珍贵文物占比超过78%。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藏有1938年至1971年间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往通信五十余封，均为一级或二级文物，其内容既有他们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懈探索，也有对理想与信念的孜孜追求；既有彼此同志式的关心与叮嘱，也有夫妻间的情感交流；既有对新朋故旧的关照，也有对长者晚辈的亲情。这些书信是深入了解、研究和学习两位政治伟人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展览以此为线索，配以丰富的历史照片、文物、文献、艺术品等，展示他们共同为革命理想奋斗的一生。

以伟人自己的话语，引起观众情感共鸣。

在策展过程中，如何突破时空界限，让历史人物从教科书中的平面形象变得立体可感，是我们要解决的重要命题。展览通过以下三种形式拉近观众与伟人之间的距离：

一是原文重现。精选周恩来邓颖超之间的亲笔通信、《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等回忆文章，以及他们与青年人的谈话实录，如“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应该是政治第一，工作第一，集体第一，个人的事都是微不足计的。”“我们在革命征途上是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奋斗，不计个人的得失，不计个人的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让革命伉俪“亲口诉说”自己的爱情观与婚姻观，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真实可感。

二是诗意点睛。巧妙运用1964年邓颖超赠予周恩来的诗句作为部分标题，如“相托相伴机缘少”“革命情谊万年长”等，以诗意的语言为历史注入了动人的情感温度。

三是情境营造。通过历史照片、文物文献、艺术作品的组合展示，配合适度的场景复原，构建起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当观众驻足于展柜前，仿佛能听到历史人物的娓娓诉说，看到他们伏案疾书的身影，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革命情怀。

这种“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的展陈方式，不仅增强了展览的学术性和可信度，更让观众得以与历史人物建立情感联结，在共鸣中深刻理解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以天津情缘首尾呼应，弘扬津派文化。

周恩来和邓颖超与天津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度过的，他们在这里求学、相识、相知，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逝世后，周恩来的部分骨灰和邓颖超的全部骨灰又分别撒入海河。他们都曾说过，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因此，天津是他们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是终点。展览内容设计紧扣“天津情缘”，以觉悟社的青春相遇为开篇，以“情归海河”的深情守望作结尾，深刻挖掘周恩来、邓颖超革命生涯中的天津印记，并将多位天津艺术家创作的艺术珍品穿插其中，既强化了展览的地域特色，又突显津派文化的魅力。

展览成效

展览吸引大量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前来参观，受众30余万人次，广受好评。许多观众纷纷留言表示从展览中看到了“爱情最崇高的样子”。观众对展览的热烈反响不仅体现了人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敬仰，更反映出当代社会对真诚情感、清廉家风和坚定信仰的呼唤。

配合展览举行多场专题讲座及社教活动，更好地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家庭观和生活观，营造“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伟大的精神力量总能穿越时空的阻隔，激励我们不断前进。今后，我们将不断加强两位伟人的生平业绩、精神风范的研究工作，积极拓展思路，进一步深挖革命文物内涵，以馆藏文物为依托，推出更多高水平、有特色、受观众欢迎的展览、社教活动、文创产品，将伟人精神、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党性教育相融合，把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崇高精神发扬光大，进一步擦亮独具特色的津派文化中的红色文化底色，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作者单位：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大古城：岁月深处的汉代遗韵

李玉 郭运功

在黄海之滨的日照平原上，有一片看似寻常的土地，时光却在这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政府驻地西6公里的大古城村，犹如一位静默的老者，守护着跨越两千年的汉代记忆。当考古的铁锹轻轻拂去历史的尘埃，大古城汉墓群惊世发现，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汉代社会的时空之门，让我们得以触摸那个远去时代的温度。

前世今生：探寻汉代海曲的文明坐标

大古城之名，与汉代“海曲县”的历史脉络紧密交织。海曲县于西汉初设行政建置，隶属徐州刺史部琅邪郡，治所位于今日日照市东港区烟墩岭村南300米处。因“山海相围”独特地貌而得名，《日照县志》载：“海限塞山，有此一曲。”海曲县设盐官，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一。而大古城村坐落于海曲故城西北1公里处，因东邻海曲县城遗址而名“古城”，至明成化年间，因相邻“小古城”村兴起，遂改名“大古城”。

站在大古城土地上，很难不被这里的历史纵深感所震撼。遥想两千多年前，这里曾屋舍俨然、阡陌交通。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城头，市集的喧嚣便已响起，身着深衣的百姓肩挑柴米，工匠们在作坊里挥汗如雨。傍晚，暮归农夫赶着牛车，车轮碾碎了夕阳余晖，村头酒肆飘来阵阵酒香，劳作一日的人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着田间的收成与远方的故事。

岁月流转，曾经的繁华渐渐湮没于荒草之中。直到1987年春天，村民在大古城村东“苗姑墩”建房时，偶然发现了深埋地下的汉代墓葬，才将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重新唤醒。当考古工作者手持铁铲，轻轻插入那片黄褐色的土地时，他们不会想到，这一铲下去，竟开启了山东汉代考古的新篇章。

考古之光：大古城汉墓的惊世发现

初露锋芒：1987年的首次发现

1987年5月初，日照市博物馆会同临沂市文管会对大古城“苗姑墩”进行抢救性发掘。当第一层封土被揭开，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的汉代墓葬映入眼帘。墓室中，一具黑漆木槨静静沉睡，椁室分为头箱和棺室。头箱内，釉陶壶、漆耳杯等随葬品整齐摆放，虽历经千年，仍可见当年精致布局。

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3座，其中M1、M2保存较好，M3已被破坏。M1墓坑长3.40、宽1.53米，墓底残深约1米。有头箱。棺槨采用榫卯结构，工艺精湛，棺内外分别髹朱漆与黑漆，庄重典雅。出土随葬器物虽仅20余件，但种类繁多，有漆衣、漆耳杯、木梳、木尺、铜刷等。M2残深0.75米，在棺盖上铺有一张苇席，已朽。出土随葬器物50余件，有釉陶器、漆耳杯、漆碗、漆勺等漆器，及铜镜、铜刷、铜印、竹筒、木牍、木印等。

M1中一件双层五子登龙尤为精美。盒盖顶部朱绘四叶柿蒂纹，边缘镶嵌银质动物图案，猪、马、牛等形象栩栩如生。打开盒盖，内部分置五个子盒，分别为马蹄形、圆柱形、圆桶形、长条形、长方形，都髹以朱漆，盒盖上有云气纹、细腻的笔触间尽显汉代工匠卓越技艺。M1中还出土一件珍贵木尺，长21.7厘米，宽1.8厘米，厚0.6厘米，一端留有透孔，尺面刻有十进制度量单位。它的出土，为研究汉代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实物佐证，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严谨有序的文明脉络。

M2出土的2件四乳四螭纹镜与1件四神规矩镜，宛如三部凝固的历史书卷，成为判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四乳四螭纹镜以中心对称独特布局，将4个乳钉巧妙分割成四等份，其简洁而不失灵动的花纹，如同西汉中期跃动的时代音符；四神规矩镜则更显庄重神秘，镜钮外饰方格与四周饰“规矩纹”，内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昂首挺立，恰似阴阳五行思想凝结的神秘图腾，承载着古人对天地宇宙的敬畏与想象，是西汉晚期铜镜典型特征。

再续传奇：2002年的大规模发掘

时隔十五载，因同三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推进，2002年大古城周边迎来了第二次汉墓群大规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位于西十里堡村西南约1.5公里处，西北距海曲故城仅1公里，故名“海曲汉墓群”，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90座，出土陶器、铜器、玉器、漆器、木器、铁器、角器、丝织品、竹简及木牍等各类器物1200余件。其中M106、M125等汉代墓葬的发掘，再度令考古界为之震撼。海曲汉代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获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M106是一座大型竖穴土坑墓，墓室深达6.5米，椁室采用“井”字形结构，椁外北侧还设有边椁，规模宏大，尽显墓主身份尊贵。棺室中，一具木棺保存完好，棺表面髹黑褐色漆，内髹红漆，棺内随葬器物琳琅满目。漆器依然是主角，其中一件漆嵌金圆梳盒尤为惊艳，盒身以夹红胎制成，“器表髹黑褐漆，口、中腰及底各镶嵌一周带状银钏，银钏之间各以红漆绘云纹，并镶嵌金质云纹和金质凤鸟、卧虎、走兽。”盖顶中央镶嵌金质柿蒂纹，周围镶嵌鎏金银质云纹、飞鸟、卧虎等图案，金与银光泽交相辉映，在幽暗的墓室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打开盒盖，内盛木梳，篋共5件，梳齿细密，篋纹清晰。

最令人兴奋的是M125中出土的丝织品。当考古工作者打开棺盖，一层咖啡色的绢帛映入眼帘，虽历经两千年岁月，仍具有一定柔韧性。其中一块绢帛上绣有精致的花草和云气纹，针脚细密，图案流畅，展现出汉代丝织工艺的巅峰水准。

文物背后的汉代生活

大古城汉墓群和海曲汉墓群出土文物，宛如揭开一幅幅汉代社会时代画卷。漆器的盛行，反映了汉代贵族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那些造型精美、纹饰繁复的漆耳杯、漆盘，不仅是实用的餐具，更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铜镜作为汉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也有大量发现。四乳四螭纹镜、四神规矩镜、日光镜等纹饰不仅体现汉代审美，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例如，四神规矩镜上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象征着四方守护，寄托着汉代人对于平安吉祥的向往；日光镜上的“见日之光，长毋相忘”铭文，则传递着人间的温情与眷恋。

丝织品的发现更是填补了山东汉代纺织考古



大古城汉墓出土四乳四螭纹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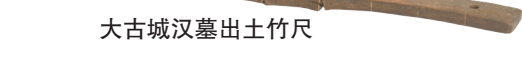
大古城汉墓出土日光镜 大古城汉墓出土星云纹镜



大古城汉墓出土四神规矩镜 大古城汉墓出土釉陶壶



大古城汉墓出土釉陶甗



大古城汉墓出土竹尺



海曲汉墓出土漆嵌金圆梳盒

的空白。那块绣有云气纹的绢帛，让我们看到了汉代染织技术的高超。据考证，汉代的丝绸染色已采用植物染料，如茜草染红色，靛蓝染蓝色，紫草染紫色等。工匠们通过不同的染色工艺，调配出丰富的色彩，再用细腻的针法绣出各种图案，云气纹、花草纹、动物纹等，每一针每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心血，承载着汉代审美观念与精神世界。

大量釉陶器的出土证实汉代制陶业同样兴盛。造型规整，釉色温润，以黄釉、绿釉为主，部分饰有弦纹、水波纹等。这些釉陶器不仅满足了日常饮食、储物需求，还大量作为明器随葬，反映了汉代“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

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的差异，清晰地展现了汉代的等级制度。大型墓葬如海曲汉墓群M106，拥有复杂的椁室结构、精美的漆器和玉器，随葬品多达数百件，而小型土坑墓则仅有简单的棺木，随葬品寥寥无几，甚至一无所有。这种差异，正是汉代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分化的真实写照。

历史风云：吕母起义与海曲县的命运

大古城的历史，见证了历史风云变幻。新朝天凤四年(17年)，海曲县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吕母起义。吕母本是海曲县的一位普通妇人，因儿子吕育被县宰冤杀，遂散尽家财，招募贫苦农民，最终聚众上万人，攻克海曲县城，杀死县宰，揭开了反抗王莽政权的序幕。

吕母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女子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影响深远。起义军以海岛为根据地，多次击败王莽军队，沉重打击了新朝的统治。吕母死后，其部众加入莒县樊崇领导的赤眉军，最终推翻了王莽政权。随着王莽政权的覆灭，海曲县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东汉时期改称西海县，后逐渐湮没无闻。

站在大古城的土地上，仿佛能听见两千多年前起义军的呐喊。吕母的故事，不仅是一段悲壮的历史传奇，更是汉代农民阶级反抗压迫的真实写照。大古城汉墓群中那些简陋的平民墓葬，或许就安葬着当年跟随吕母起义的勇士，他们用生命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千古余韵：大古城的现代回响

如今的大古城，早已褪去了汉代的繁华，成为一片宁静的田园。但那些沉睡在地下的文物，却从未停止诉说。当我们在博物馆中凝视那些精美的漆器、铜镜、丝织品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件件艺术品，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它们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提醒着我们：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逝，那是一个民族的根脉，是我们走向未来的精神基石。

夕阳西下，大古城的土地上，晚风吹动着麦苗，发出沙沙的声响。不远处，海曲故城城墙残垣隐约可见，宛如一条蜿蜒巨龙，守护着这片古老土地。两千年前的繁华与沧桑，虽已化作尘埃，但那些曾经闪耀的文明之光，却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大古城，日照汉代的文明坐标，将继续在历史长河中闪耀，诉说着属于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梦想。

(第一作者单位：日照市文旅产业服务中心，第二作者单位：日照市博物馆)